



玛丽尼娜
侦探小说
系列

音乐幽灵

高增训 等 / 译
钟平和

[俄] 亚历山德拉·
玛丽尼娜 /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859973

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

47.275

MLN

3

音乐幽灵

[俄] 亚历山德拉·玛丽尼娜 / 著

高增训 钟平和 等 / 译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音乐幽灵/[俄]玛丽尼娜著;高增训等译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1.9

(玛丽尼娜侦探小说系列)

ISBN 7-80623-300-8

I. 音… II. ①玛… ②高… III. 侦探小说-俄罗斯-现代
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3694 号

图字 16-2001-026

原文名称:Призрак музыки

本书根据 ЗАО «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«ЭКСМО», 2000 年版译出

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获得

(参加本书翻译的人员还有:赵亚玲、李西生、高飞、高凡。审校:高增训)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安阳市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8.5

字数 213000 印数 1—4000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1.5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

致中国读者

中国正在翻译我的书,我那些可爱的主人公们现在要讲汉语了,这令我十分高兴和惬意。我特别希望你们阅读时不但关注俄罗斯产生犯罪的情况和原因,而且关注我们国家里今天人们生活状况如何,他们在思考什么,梦想什么,希望什么,担心什么。我的书是写爱情、嫉妒、仇恨、报复的,是写友谊与背弃、荣誉与耻辱的,也就是写每个人都容易理解和感到亲切的事物,而与其所在的国度和使用的语言无关。

我愿意相信,你们阅读我的书会得到哪怕是少许的快乐。对你们能阅读我的书,我先致谢意。祝你们成功,安康,幸福!

谨致敬意与爱忱。

亚历山德拉·柯尔尼娜

主要人物表

阿娜斯塔霞·帕夫洛芙娜·卡缅斯卡娅——小名娜斯佳，莫斯科市内务局刑侦处侦查员，中校警衔。

尤里·维克多罗维奇·科罗特科夫——小名尤拉，莫斯科市内务局刑侦处副处长，少校警衔。

维克多·阿列克谢耶维奇·戈尔杰耶夫——外号“小圆面包”，莫斯科市内务局刑侦处处长，上校警衔。

尼古拉·尼古拉耶维奇·谢卢亚诺夫——小名科利亚，莫斯科市内务局刑侦处侦查员。

米哈依尔·米哈依洛维奇·叶尔米洛夫——小名米沙，莫斯科市内务局中央分局侦查员，奥莉加的丈夫，凶杀案主谋。

奥莉加·瓦西里耶夫娜·叶尔米洛娃——小名奥莉娅，叶尔米洛夫的妻子，杜达列夫的情妇。

鲍里斯·维塔利耶维奇·格梅里亚——莫斯科市内务局中央分局侦查员。

谢尔盖·库兹米奇·扎鲁宾——莫斯科市内务局中央分局侦查员。

格奥尔吉·尼古拉耶维奇·杜达列夫——退伍军官，杜达列娃的丈夫，奥莉加的情夫。

叶连娜·尼古拉耶维奇·杜达列娃——“图列拉”旅游公司经理，杜达列夫的妻子，被杀害。

阿尔乔姆·基皮安尼——19岁，先天性视力萎缩，叶卡捷琳娜和田吉兹的儿子。

叶卡捷琳娜——小名卡佳，阿尔乔姆的母亲。

田吉兹·基皮安尼——阿尔乔姆的父亲，卡佳的丈夫。

丹尼斯·巴热诺夫——阿尔乔姆的朋友、助手。

阿列夫京娜——丹尼斯的母亲。

安东·费奥多罗维奇·瓦尔福洛梅耶夫——“优美的旋律”公司老板，黑社会头子。

科斯季克·康斯坦丁·维亚特金——小名科斯佳，吸毒者，凶手。

瓦莲京娜——小名瓦柳莎，谢卢亚诺夫再婚的妻子。

阿列克谢·米哈依洛维奇·奇斯加科夫——小名廖申卡，娜斯佳的丈夫，科研人员，教授。

阿纳托利·列昂尼多维奇·赫拉莫夫——奥莉加聘请的律师，赫拉莫娃的丈夫，后被害。

赫拉莫娃——赫拉莫夫之妻。

瓦西里·雷特金——向丹尼斯行凶的歹徒。

帕维尔·久任——娜斯佳在内务部工作时间的同事，大尉警衔。

克拉夫季娅·尼基福罗夫娜·罗曼诺娃——小名克拉娃，退休人员，科斯季克的邻居，贩毒者。

伊万·费多罗维奇·布尔加科夫——退休教师，警察局外围人员。

第一章

他感觉良好。早上服了一次药。此刻,他内心深处感到一种难以克制的平静,甚至连续几天令人疲惫不堪的炎热天气,也未能使他焦躁不安。每次服药后总是这样:热——也好,冷——也好,坐——也好,躺——也好,一切都很好,一点儿也不烦躁。

他的大脑变得更加灵活,这也是服药后的一个反应。暑热是件好事,因为,在这个星期天早晨,在莫斯科,得费好大工夫才能寻找到一个游手好闲的行人。能去郊外的都乘车去了,不能去的,则坐在家里,开着空调,最差的也用卷帘遮住窗户。至于那些不爱惜自己,在街上无所事事闲逛的疯子是少有的。可不是么,太阳底下温度达摄氏 39 度,阴凉的地方也有 35 度,一幢幢房子被晒得滚烫,热气逼人,一丝儿风也没有。天热还不算,空气中还到处弥漫着车辆排放的废气,似乎它哪里也藏不了,一点也化不了,既消失不了,也刮不走,简直就是悬吊在排放尾气的地方……显然,一个人哪怕稍微顾惜一下自己,决不会在这个 6 月骄阳当空的日子里闲逛在莫斯科的街上。

一辆茄子色的,或者说是深紫色的斯科达·费利齐亚牌小轿车停在 8 号楼前面。他在旁边停住脚,点燃了香烟,把打火机扔了,做了一个旁人几乎看不出的动作——用皮鞋将它稍往远处踢了踢,踢到汽车底下,接着蹲下,佯装去取的样子。这样一下就搞好了,把无线电操纵的爆炸装置放在了紧靠司机座位下的底板的地方。他站起身来,点着了烟,不慌不忙向前走去。他找到街旁一条合适的长凳,虽然在太阳地里,但这没关系,这也不

错。要是在阴凉的地方,必定会有某个令人厌烦的女人来这里呼吸呼吸空气,此刻他坐在这儿,保证不会受到使人不快的邻座的打扰。

他在凳子上坐下来,把耳机戴在头上,咔嚓按下挂在腰间的单放机的按钮,于是沉浸在乐曲中。今天早上他花了很长时间挑选磁带。随身带什么样的磁带呢?他可能不得不久等。他逐个挑选,挑来挑去。把挑出来的放成一摞,以挑剔的眼光细看了一遍,又放回了原处,然后又重新挑选起来,最后总算选定了:《月之影》叙事诗和门德尔松^①的《苏格兰交响曲》。叙事诗乐曲那凉爽的黄昏意境吸引着他。曲调清脆悦耳,略带忧伤,节奏清晰平缓,犹如置身于仙境之中。

来这儿的途中,他已听完叙事诗乐曲。此时,他坐在长凳上,这儿离紫色的费利齐亚牌汽车不远。他准备听门德尔松的交响曲。他甚至不是在聆听,而是在享受。这是一种特殊的乐趣,远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得到的。外部世界一片酷热,令人头脑昏沉,炎热的暑气使人窒息。而从耳机传入他脑海里的却是狂风呼啸、电闪雷鸣、倾盆大雨。他每次听这首苏格兰交响曲时,都把它想像成一幅严酷的景象:岩石重叠的山峦、深邃而冰冷的湖水、郁郁苍苍的森林。在这一幅清凉而壮丽的景色中翱翔着一只猛禽,风夹着雨……

他坐在那里已经两小时了,一边听着音乐,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汽车。突然他感到很渴,非常想喝水。这也是他早晨服药的一种反应。他四下张望了一下,售货亭稍微有点远,要是走到那儿去,恐怕要放掉车主。

他的目光落到了一个年约17岁的小伙子身上。小伙子站在树阴下,靠近粗大的树干,离长凳大概有15米,手里转动着一个红色的小球。小球时而出现在他的手掌里,时而又消失,时而突然闪现在几个手指之间,时而又出现在手背上。

^① 门德尔松(1807年—1847年),德国作曲家,指挥家和管风琴家。作有《苏格兰交响曲》。为莎士比亚戏剧《仲夏夜之梦》的配乐。

“喂!”他叫了一声,把耳机从一只耳朵上移开,“喂,小伙子!”

小伙子转过头来,好像不明白喊声打哪儿来。后来他才看见了坐在长凳上的人。

“是您在叫我吗?”

“是的,就是叫你。请你到这儿来。”

小伙子慢慢向他走来,手继续转动着小球。

“听我说,不为公事,但凭友情。劳驾你快点到售货亭帮我买瓶水喝,行吗?我脚疼,没有劲,走不动路,天这么热,非常想喝水。请你快点去,好吗?”他竭力装出很自然而又令人信服的样子。

小伙子犹豫不决,从他那表情多变的脸上可以看出来。

“喂,劳驾你行行好。给你,这些钱拿去给我买瓶矿泉水,最好是带汽的。要纳尔赞或波尔若米矿泉水。你让他们拿冰箱里的。”

小伙子拿了钱,又重新滑稽地摇头晃脑起来。但还是向售货亭走去。

“谢谢,朋友。”凶手急急忙忙拧开装一公升冰镇纳尔赞矿泉水的瓶盖,感激地说,“你救了我。你用这小球在干什么?”

小伙子和蔼而友好地微笑了一下。

“我在练手指呢。”

“打算当一个魔术师?”

“不,我想当一个钢琴家。请原谅,我该走了。”

“你走吧。”他和善地同意了,轻松地瞧着离去的男孩的背影,又重新把耳机戴上。

这就好了,男孩也该到什么地方去了,车主还不至于恰好就在此刻走出来。男孩不慌不忙地迈步离去,还一边摇着头。凶手看见,男孩走向他先前呆过的那棵树旁,打那儿经过,然后就往胡同方向走去。几秒钟以后,从8号楼门洞走出一位妇女。她以坚定的步履走近紫色的费利齐亚汽车。用钥匙打开了驾驶

室的门。她刚刚坐到汽车里,凶手即按下了遥控器的按钮。爆炸的轰隆声几乎淹没了耳机里荡漾出的乐曲声。人们顿时打开窗户向外张望,好奇的人们拥到了阳台上。过路的汽车停了下来,司机从驾驶室里跳出来。虽然街上原来相当僻静,但爆炸地点周围立刻一片混乱。凶手自然也表现出一种好奇。他盘算了一下,是否需要走近去看看,然而他想到,被炸汽车周围人很多,谁也不会注意到他,于是站起身来就走了。从耳机里传送出在岩石重叠的崖岸和清凉的、蔚蓝色湖面上空,雷雨前夕风起云涌、电闪雷鸣的声音。一只猛禽平稳地翱翔在这一严酷而壮丽的景色中。

他感觉良好,而且十分平静。

内务部莫斯科总局局长人事任免令摘录:

“……任命警察中校阿娜斯塔霞·帕夫洛夫娜·卡缅斯卡娅为刑侦处处级侦查员,职务工资定为……

……任命警察少校尤里·维克多罗维奇·科罗特科夫为副处长,职务工资定为……

……鉴于警察上校帕维尔·瓦西里耶维奇·热列霍夫从内务机关退休(1998年5月10日递交的报告),免去其副处长职务……”

“我现在已经对你发号施令了,”科罗特科夫为了活跃新工作岗位的气氛,幸灾乐祸地说,“隔了好久才达到目的。”

“当然啦,每个人,甚至少校都可以欺侮一个小小的中校。”娜斯佳以笑作答,“我是白回来了,你不给我活路了。”

“是啊,我不给。”科罗特科夫愉快地答道,“我将要求你至少侦破五起重大杀人案,到时候我作为你明智的领导人,荣获150次奖励,5次国家奖赏并越过中校破格晋升为上校警衔,我想的挺美吧?”

“好极了。”她同意说,“要是我什么也给你破不出来,你会把

我赶回到伊万那儿去吗？”

“不行，你休想！要是你什么案子也破不了，我还是哪儿也不放你去，因为只有你才能给我一个伟大警察的荣幸：指挥高警衔的人，不是每个刑侦人员都像我这样走运。”

“你自己很快就会得到中校警衔的，那你整个荣幸就会消失了。”

“这要什么时候才会……还是暂且别来打扰我享受生活吧。”

娜斯佳没有打扰。况且她本人也在享受生活。因为她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和朋友身边，在集团犯罪侦破局那儿工作时，她是多么留恋这儿的一切啊。扎托奇内将军放她回来了，而且是一提就放。尽管当初戈尔杰耶夫把娜斯佳调离了这个有危险的岗位，灾难还是发生了——诚然，不是如开始所预料的那样在秋天，而是在第二年的春天。内务部长被解职，许多人对此感到意外，一连好几天，警界人士都静候自己的命运。谁来接班？接二连三地将所有职务都任命给他军校的同学，或许仍然是职业警察？几天过去了，虽说缓了一口气，还是有些紧张，但总算轻松了：不是军人。

新部长初来乍到就宣布：刑侦业务是同犯罪作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，从今以后，将给予它头等的重视。莫斯科内务总局局长的职位没有变动。所以本局干部相应地暂时还没有重新安排。娜斯佳以前工作过的那个处的处长也留任了，还可能回来。娜斯佳在扎托奇内那儿工作了将近10个月，她对帕维尔·久任大尉进行了分析工作基础训练，并例行晋升中校警衔，而在彼得罗夫卡是不可能晋衔的，因为职务不允许。他们一个个都与将军平和而友好地分手了。常言说得好：“回到了自己人中间。”

“喂，我的孩子们。”在这天早上的每日交班会上，戈尔杰耶夫一开始就说，“犯罪分子似乎比我们更有劲。我们都热得钻到阁楼上去了，而他们却那么精力充沛。也不知道这股劲是从哪

里来的？昨天谢卢亚诺夫在市里值班，这下倒好，他给我们值出了一桩杀人案。有一个姓杜达列娃的女人被杀。此人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……”他看了一眼桌子上摊开的几张纸，“是图列拉公司，做旅游生意的。不用多说，这个女人很有钱。已在区里起诉了，暂时还没有惊动我们，但考虑到商业分析公司可能会介入，今明两天不会跟我们联络。最近几天我不在，今天晚上我要出差，科罗特科夫将留下来负责，所以我提前给大家分派差事。要是指示我们参加侦破杜达列娃被杀案，让谢卢亚诺夫去干。等他好好地睡上一昼夜后就向他转达。科罗特科夫，明白吗？你就用一下你的朋友，别舍不得。我知道，他已经决定最近几天结婚，所以现在你们要帮他一把。这个问题到此为止。现在请你们报告一下日常事务。多岑科，从沃洛希科夫被杀案开始吧……”

娜斯佳很高兴，当她不在这里期间，谁也没有占领她已习惯的角落里的座位。处里同事都在会议桌旁就坐。要是谁没位子了，就坐到靠墙放的椅子上。戈尔杰耶夫上校办公室的角落放有一张破旧低矮的圈椅，包装面料用旧了，都有点退色，椅子松动了，还裂了缝，以至于体重超过80公斤，就不敢去坐它。娜斯佳体重轻点，所以她喜欢坐在上面而用不着担心。

开完会，她朝科罗特科夫看了一眼。

“听我说，这样对谢卢亚诺夫不太好。”她说道，“他该准备婚礼了，陷入旅游公司那起被杀案有危险。要不，你跟‘小圆面包’再谈谈？让他另下个指示。”

“他会这样做的。”科罗特科夫微笑了一下，“他马上会来再作指示，免得让人说他工作不深入。‘小圆面包’正在培养谢卢亚诺夫，他明白这一点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娜斯佳惊奇地问，“他又在什么地方做错事了？”

“在平常呆的地方。两周前他未经许可飞到沃罗涅日去了。只呆了一天，早出晚归，谁都没觉察，可这些花招瞒不过我们的‘小圆面包’。”

“是不是回来时又喝醉了？”

“这倒没有。”科罗特科夫摇摇头说，“谢卢亚诺夫现在几乎滴酒不沾，只是在无法拒绝的酒宴上才喝一点。像从前一喝就三天醒不过来的事现在没有了。瓦莲京娜女士彻底把他改造过来了。她说：自己的孩子一定得爱。不发生任何酗酒的悲剧，孩子们就会幸福。但他每次同他们会面后就喝酒，这就不对了。有人照顾，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，这样美满家庭不是酗酒的正当理由。要是谢卢亚诺夫不怜悯孩子们，只为自己的需要去喝酒，那他就更应该感到害臊，因为真正的男子汉不应该只顾自己。他要戒酒而自尊。他应该责骂自己并立即改正错误，因为有了自我批评精神后才能自重。这些大道理她不知道说了多少遍，唠唠叨叨，说得够多了。这么一来，我们的朋友谢卢亚诺夫情绪又低沉下来。再说，我们有什么好主意吗？”

“暂时还没有。你有吗？”

“我也没有。那好吧，差不多还有一周呢，会琢磨出点办法的。真巧，”科罗特科夫兴奋起来，“我还真有个主意呢。我可以给区里打电话，了解一下，这位杜达列娃的案子那里办得如何了。也许一切并非这么可怕，谢卢亚诺夫也许会避开危险的。”

他拿起电话号码本，开始拨号，但是未能打通。开始占线，后来要找的人却不在，但最终他还是搞清楚了：即将当新郎的谢卢亚诺夫面临的风险看来可以避免了。根据案情，死者的丈夫已经被拘留。这好像是生活中一桩普通的命案。当然这又不完全是。这并非因喝醉酒或在家里吵嘴发生的，而且有预谋。但动机仍是出于日常生活——离婚和金钱。城市周边地区的各种商业分析公司人员也没有采取行动。由此可见，谢卢亚诺夫可以休息了。

“公民杜达列夫，车号为 P590 CY 的斯科达·费利齐亚牌汽车是谁的？”

“我的车，我已说过了。”

“车是以您的名字办的手续？您是车主吗？”

“不是，车是以我妻子名义办的手续，我按委托书享有使用权。”

“你妻子经常乘这辆车吗？”

“经常。有时是我给她开。”

“您不在的时候呢？”

“我不在的时候，她让司机开。她不会开车，甚至没权开车。您要明白，要是有谁想杀害叶连娜，那他会把爆炸装置放在斯科达车里。”

“我同意这种说法。为什么偏偏正好在今天你们车里有炸弹。不是您而是您妻子打开车门，坐进车厢。您怎样来解释这一点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不明白我应该说什么。”

“哦，您不明白？那我来给您解释，公民杜达列夫，您和您妻子关系好吗？”

“关系正常。跟这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关系正常。夫妻几乎不会每天都吵架，但也有吵得连左邻右舍的人都能听见的时候。”

“所有人都吵嘴，很正常。您从我这儿想追问出什么呢？”

“过会儿再说，我们往下谈吧。公民杜达列夫，您富裕吗？”

“很有钱。”

“请你大致列举一下自己的财产。”

“那好吧……一辆汽车、一套住宅、一幢郊区的房子、还有车库……够富的吧？”

“要是所有这一切确实属于您，是够富的。但要知道，这财产是您夫人的，不是您的。无论是汽车，还是不动产都是以她的名字登记的，所有这一切是在她同您结婚以前挣的。所以不可能认为是夫妻共同的财产。什么是属于您个人的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明白了。您一无所有。到目前您的收入怎么样？”

“我只领取军人退休金。”

“就这些?”

“就这些。您以为还能有什么?莫非我是一个百万富翁要逃避交税?”

“不,我没有这样认为。请告诉我,您妻子背叛您了吗?”

“您有神经病?!”

“绝对不是。我有材料,说您妻子有风流韵事,而且严重到决定与您分手,另组新家庭。您想装着您对此毫无所知?”

“我这还是初次听到,多愚蠢啊!”

“那有什么,您还得仔细听完另一件蠢事。对问题您避而不答不好。我说的,您必须评论评论。是这样,您和叶连娜·彼得罗夫娜生活得不好。她背叛了您,因为这事你们经常吵架。此外,你们两年前结婚时,她已经成大款了,是一个生意兴隆的旅游公司的老板,而您格奥尔吉·尼古拉耶维奇却是个即将退伍的军官,有过辉煌的战绩,但却没有前途,没有收入。可能,炽热的爱情促成了你们这桩婚姻。对此,我极为尊敬。两年前,无论是您,还是您未婚妻都没有考虑,在物质方面怎样培育你们的关系。您相对比较年轻,四十开外,您觉得将来一切都是美好的。但实际上您和您的军人职业任何人都不需要,于是您开始靠自己的军官退休金和叶连娜·彼得罗夫娜所给予您的来生活。您同意吧,这有损尊严。我有一些材料,是关于您多次找工作,但都不顺利的情况。您没有民用专长,至多别人建议您去站柜台,在商品市场去做买卖,每卖一件上衣可以赚到50卢布。但无论是这点钱,还是这种地位都不能使您感到满意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炽烈的爱情渐渐消失了,于是叶连娜·彼得罗夫娜为自己找了另一个比较能适应生活的男人。你们实际上面临着离婚的威胁。所有财产都属于您夫人。解除婚约,您什么也得不到。倒不如当个鳏夫舒服得多,不是这样吗?接下来一切都简单了。您把爆炸装置放在汽车里,就是您妻子买的、平时您凭委托书驾驶的那辆车,然后您找个合适的借口,打发叶连娜·彼得罗夫娜

到汽车里去取什么东西。是不是这样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问您，要是您妻子不坐车，那她为什么要去开车门呢？”

“她要去拿文件。”

“什么文件？”

“建筑公司的文件。”

“请说详细点。”

“我们曾想……她想改建我们那幢郊外的房子，在建筑公司预定了设计图。”

“为什么叶连娜·彼得罗夫娜想取放在后排座靠背上的文件，却打开了司机座位一边的门？打开乘客座位一边的门要更容易些。”

“那儿的锁坏了。右前门只能从里面打开。”

“您本该把文件带回家，为什么把它留在车里呢？”

“忘了。”

“真凑巧！您忘了？或者是专门留下的，以便有借口打发她到汽车那儿去？”

“我确实是忘了！是我把文件放到靠背上的，所以忘了。为什么您不相信我呢？”

“您要知道，处在我的地位，相信您是很难的。其他任何一位侦查员都不会相信您。我们还是说文件吧。正如您所说，如果您们依旧一往情深，感情融洽，那么为什么您不能像个绅士那样大度，亲自去取文件？为什么要打发妻子去？”

“您是对的……”

“嗨，您瞧。”

“您是对的，那天早上，我们真的吵了架。我反对改建房子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觉得，房子不改建够好的了。我企图说服叶连娜，我们俩嗓门一个比一个高……她要求把设计图纸给她看看，我说，图

纸放在汽车里了,要是她需要,自己去取,她拿了车钥匙下楼去了。这就是全部经过。”

“不,格奥尔吉·尼古拉耶维奇,不是全部情形。您不单单是对妻子提高嗓门,吵架是您挑起来的。您事先把文件放在汽车里,而后寻衅吵架,一边还催促叶连娜·彼得罗夫娜,让她想要看一下设计草图。”

“您的想像近乎病态……”

“您知道,我这一生中有多少次听到这句话了?把受到审讯的人交法庭审判有多少次,也就有多少次。对我来说,您的评价司空见惯,所以我敢向您担保,我不生气。要是我没有了想像力,那任何一桩刑事案件我都破不了。请相信,乐意给我讲事实真相的犯罪分子还没有出生。我只得尽力发挥想像力,为的是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还是再谈谈您和您夫人吧。专家察看了爆炸现场和汽车残骸,得出的结论是,炸弹是无线电操纵的。我只有一个问题:是谁引爆了这颗炸弹?是您自己走到阳台上或从窗户里探出身子来干的?或者为达此目的您雇用了别的什么人?就是这个问题,您回答我。要是您避不作答,这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现在正在对您的住宅进行搜查。我们在那里若找不到您发送死亡信号的遥控器,那么我们将寻找您的同谋者。也许,您愿意节省我们的时间和精力立即承认?”

“我没有什么好承认的。我没有安装任何爆炸装置,也没想过要杀害叶连娜,更没有什么同谋者。您看错了,您是主观臆造……”

“少说废话,格奥尔吉·尼古拉耶维奇,除了您,谁还认为不是您坐在车子里?没有谁。因为经常坐在司机位置上的只有您,这是您亲口对我说的。您夫人不会开车。除了您,谁知道右前门从外边打不开?谁也不知道。除了您,任何人也不会企图以这种奇怪的手段来杀害叶连娜·彼得罗夫娜;使用您的汽车,在司机座位下安装爆炸装置。无论是遥控器,或是您雇用的人,我们都会找到的。其他别无可言,我将作出拘留您的决定。”